

## 第四章 明星學園流浪記

這是一個十七歲少年的流浪故事，他尋尋覓覓一個看似抽象卻又具體的目標：「成為他自己」。在與大環境的對抗之下，努力維持自己的初衷；這是一場與自己的冒險，不知道結果是什麼但就是不斷地向前行；縱使不被瞭解、縱使孤獨，時間的旅程既已展開就沒有回頭的一天；過程雖然危險，但少年還是努力著讓自己不要偏離軌道，至少，先這樣再說...

### 第一節 細說從頭：尋找認同的歷程

第一次訪談我便覺得好奇，像 KK 這樣學業成績不甚理想的學生，在過去的求學階段裡究竟有怎樣的學業表現？於是便開門見山地與他一起回顧了從小到大的學習歷程，希望瞭解他在學習態度、學習動機或是學習表現上有些什麼樣的經驗？

#### 「理所當然」地進入明星高中

似乎不令人意外地，KK 小學到國中的學業表現一直是名列前茅，隨後亦理所當然地進入 X 高中。在 X 高中裡，與大多數人的經驗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你小學開始就一直成績很好了？」在 KK 的記憶裡，自己向來是個求知慾強、也很好學的人。

「恩。可是學科方面的成績可能沒有強到在班上前幾名，就是中上，偶而可以擠到前三名、前五名，但大概沒有到最頂尖啦，沒辦法一直保持前三名；但就是一直以來我上課就非常專心。導致我後來國中就是，他們的考試其實是考國一的範圍，就一部份是國一啊...(A1-0103-78)」小學時候的他上課很專心，雖不是特別乖巧聽話，但是靈活聰明的特質卻也頗得老師的喜愛。由於父母希望他念某

所私立國中，參加入學考試時，因為小學時優秀的學業表現讓他在考試中順利過關。

「就你還沒有學過的。」

「對啊，就是我還是輕鬆應對而且高分過關。剛開始會讓我覺得有點吃驚，因為我開始覺得有點心虛，為什麼我不怎麼努力我就可以保持在班上前幾名，第一次考試我第二名，後來幾乎在國中的考試就都是維持在第二名。中間曾經覺得不是很喜歡學校的環境，所以有荒廢過一段時間，那段時間功課就比較差，其他之外幾乎都是在第二名，一直到畢業也是第二名。差不多是這樣子，我是覺得比較心虛的就是，為什麼我就是沒有花比別人多的時間就可以得到比別人多的東西，所以就讓我覺得還蠻不好意思的...(A1-0103-83)」這樣輕鬆應付考試的經驗，讓他在高中以前幾乎鮮少經驗過學業上的挫敗。「追逐分數」似乎也向來不是他生活的目標，這樣的「習慣」或多或少也成為他日後找不到「為什麼要讀書？」的重要因素。因為，維持好成績向來不是他的目標，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

「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嘛。」

「會覺得沒道理啊。(A1-0103-91)」

「會覺得沒天良是不是？」

「沒有，我會覺得感覺就是你莫名其妙被捧到很高的地方，你不是靠你自己的翅膀飛上去的，所以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掉下來？(A1-0103-93)」這樣的擔心到後來似乎真的應驗了。

「那你那時候上 X 高中你就覺得是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啊。就我成績到了，就進了。(A1-0300-525)」

「那你知道你會進嗎？」

「理所當然的事。要進不了也很難、很神奇。那也不是自大，就是很理所當然。(A1-0300-525)」

「所以也沒有什麼期待或高興這些的？」

「也不算完全沒有，就進了，ㄟ有筆電，ㄟ有兩萬塊還蠻開心的！(A1-0300-529)」

或許是因為第一次訪談，或許是不夠熟識的防衛，也或許是 KK 的個性使然，談話過程中，我總覺得他不自覺地避免談論或承認 X 高中在一般人心中的神話形象。我心想，對一般人來說，考上明星高中的喜悅真的僅僅來自這些物質上的回饋？對個人來說，難道不是一種對自我的肯定？或是證明能力的里程碑？

## 高一上隨即面臨生涯首度的學業挫敗

聊了好一陣子，當話題回到現在式時，KK 收起先前的眉飛色舞與孩子氣，神色自若地告訴我他面對學業挫敗的態度與詮釋。

「恩，故事繼續說下去，我會說我學習的東西又更不一樣了；我覺得我現在就像是在我的路上面遇到了障礙，我必須去跨越，就是（而）我必須要有信心去跨越，因為我現在還想辦法要跨越它...(A1-0104-248)」初次訪談且身為一個老師，聽到這樣的宣告，心中不免暗自感動，誰還忍心苛責他？確實沒錯啊，在這樣高手雲集的學校裡遇到挫折是難免的，至少他還有心去克服它，我想這就夠了。

起初我以為這是他對自己的期許，要努力拉回自己落後的成績，再往下聽才知道他的意思是高中三年如何並不重要，只要最後能考上(頂尖)大學就好了，所以目標是最後那次的考試，而非這三年的過程。

「對。所以我覺得它只是一個能力而已，我覺得不需要比其他能力更重要。

所以到高中的時候發覺每一個 X 高中生，在國中的時候幾乎都讀過高中的東西。大部分的人高一的課程幾乎都碰過了。尤其是英文，我覺得非常明顯的就是，班上就是有一票人就是 80 幾分 90 幾分，另外就是有一票人像我這樣的 30 幾分，差異就很大。印象當中他們好像是家長逼他們讀空英之類的吧！像有一個學生的家長他媽媽是英文老師，他就先幫她兒子整個補完了高中的數學。我只能說到高一的時候真的就比較吃力，要先慢慢讀，所以我就開始慢慢放掉這一塊，我覺得有太多能力值得我去培養，功課相對來講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我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去突破高中上大學這個難關。(A1-0104-284)」

當然，合理的懷疑是，高中三年的成績都不好，如何能在最後一舉成名天下知呢？KK 的答案是「可能是我向來對自己都很有信心吧。(A1-0104-297)」這就是 KK。

初認識 KK 很容易會被他的語言所感動，他總能慷慨激昂地告訴你他選擇這樣做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我想這是他的個人魅力。當然我相信他不是刻意在唱高調，他是真的這樣認為，只是他自己也很難察覺，原來自己其實有些未意識到的矛盾。越到後面的訪談，有時越能聊出一些未經防衛修飾的想法。以同樣在聊高一開始的學業挫敗為例，相隔幾個月後的第二次訪談聽起來就實際得多：

「高中(的課業)難很多。」我說

「應該說，像是這杯子的東西你會覺得說你掌握得住，不深，可是當把這杯子放到很大，你會覺得你掌握不住，然後水就變很多。」(A2-1000-3)

「就是那種解題技巧只能用在那一題。就是專屬於那個題目的解題技巧，你就是把他記下來，然後遇到一樣的題目你就會算了。重點是一定要一樣的題目。但是學測會考這樣的東西嗎？」(A2-1000-46)

「這是那出題老師的問題嗎？」

「X 高中普遍都這樣。X 高中常常就是我們拿別校的東西來看，會覺得那是什麼東西啊，怎麼那麼簡單？像其他校拿我們的題目去看，會覺得這什麼東西啊？完全不會寫。X 高中跟外面的程度其實差很多。」(A2-1000-50)

「你在 X 高中讀書，你還是會讀，但你不會為了分數狂算。」

「我高一會這樣子，我高二幾乎放棄了，我幾乎不想讀了。因為我覺得我讀了沒屁用。我覺得說有點失望吧，感覺就是只為了考試去讀書，非常不喜歡這樣子。」(A2-1000-95)

我想是吧，要維持一定的成績在 X 高中是不容易的。但是，那是否意味著讀書只是為了考試？或是讀書無用論？無論如何，在這裡他得不到他要的意義，自然而然地便會轉向其他出路，正如他說的有太多能力值得他去培養。

我們的訪談總是選在假日慵懶的午後，KK 其實就是一個孩子、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會異常興奮地關注我點的奇怪料理「海膽奶油義大利麵」(事實上我覺得很普通)，也會用眼角餘光欣賞甜美可人的女店員。只要不提醒他是多麼優秀，他也認為自己再普通不過。當我試著用朋友般的方式重新問起高一的挫敗經驗時，他開始用不同的方式來說故事：

「突然想到危險心靈裡面的其中一段：『感覺一大清早，剛睡醒，本來想說應該是美好的一天，結果發現自己睡在棺材裡面，正想掙脫爬出去的時候，就聽到外面有人在咚咚咚把棺材釘起來，那時候就只能怨嘆自己為什麼不真的是一個死人。』(A3-0501-17)」

「這是你高一的寫照嗎？」

「對啊，某部分很類似。剛上來的時候發現，看！（或幹！），高中生活是這個樣子天哪功課壓力好重！完全不是自己想的那個樣子。早上起來，發現自己完全不想過完這一天，就想賴在床上，不過還是要想辦法微笑認真的去過完每一天，應該說這一天才對，每一個小時。(A3-0501-22)」

「度小時如年喔？」

「還好，時間過得很快，上課時間很久就是了，如果是心情的時間的話上課時間就好久。(A3-0501-27)」

「學業」，這不值得他花時間培養的能力，究竟是主動的選擇或是被動地發生？有時候可能是一線之隔，看他如何詮釋吧！但可想而知，失去對生活的掌控權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樂見的。

## 以社團為重心的高中生活自此展開

沒多久，他為自己的高中生活重新找到定位——也就是「學習」，這是他的詮釋，有太多能力值得培養，或許功課耗費他太多力氣同時也不那麼有價值(或是說只擁有世俗的價值)對他來說，轉移生活重心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所謂的「迷社團」就此展開。

「你高一上就開始忙社團了？」

「迷。會迷社團。也不是忙，不是真的很忙，就是會狂練歌。(A3-0404-83)」

不知從什麼時候這種窩社團的時光逐漸取代了那種「功課壓力好重」、「完全不想過完這一天」的日子：

「下課(就去社團)？沒那麼扯啦，就午休跟放學啊。午休比較常。就會跑社

團，衝啊！(A3-0404-111)」

「就是...飯拿到那邊吃的那種？」我好像問了一個聽起來很不上道的問題。

「不會啊，你不知道 X 高中學生吃飯的時間是第四節嗎？(A3-0404-113)」  
也是啦，我心想。

「上課的時候就吃完，然後就 YA～，午休就衝啊！去社團！(A3-0404-113)」

真是朝氣蓬勃，我想有衝勁也是好事一樁啊！

「那你們去到那裡都在幹嘛？」

「練歌，午休的時候可能就學長會叫學弟上去唱歌，然後大家就糾正幾個地方...(A3-0404-118)」

「就音響開了、麥克風開了大家就開始...」

「對啊對啊對啊。(A3-0404-120)」

有時候學長說的話比老師有用好幾百倍。

「如果說，晚一點來的話，學長開門第一句話是『唱歌』。因為上學期我們沒有鑰匙啊。(A3-0404-130)」相較於父母師長的一句話「去讀書！」好像是不同的境界。

因為找到了目標，生活中其他的大小事物也理所當然地遷就著社團的行程。以 X 高中習以為常的蹺課文化來說，KK 的模式是屬於「還算自律」的那種：

「像高一上就比較少翹啊，高一下就比較常翹，然後能翹的課就盡量翹，老師不點名的課一定翹，老師會點名的課看情況翹。(A3-0601-6)」

「所以不是挑科目，是看老師。譬如說有的人，藝能科超好翹的...」我問。

「那也是看老師，如果說老師點名的話我還是要去。盡量在好學生與社團間取得平衡。(A3-0601-9)」...

「那二年級應該蹺課機會很少了吧？在 K 老師(導師)的掌控之下？」

「好像還沒有翹過。(A3-0601-32)」原以為是高二開始收斂...，誰知...。

「純粹是因為她的關係嗎？管得比較嚴？」

「當然不是啊。(A3-0601-34)」與導師 K 老師長期對立的 KK 是不會輕易服輸的。

「不然呢？」

「社團也沒有那麼忙了，應該說上課時間就可以做這些事了。就沒有說一定要跑到社團。(A3-0601-36)」...

「像辦活動的時候，例如說我想要策劃什麼東西，紙拿出來、筆拿出來就開始想了；我想要寫什麼東西，也是紙拿出來、筆拿出來就開始想了；上課的時候常常標準配備是測驗紙還有筆。(A3-0701-10)」教室像是他的個人工作室。

「你做你的事情，老師上老師的課。那高一的時候為什麼需要出來？」

「因為高一蹺課主要是練歌。(A3-0701-14)」

「練歌？高二就不用練歌？」

「應該說活動佔有率比較高，練歌這個就是真的有空的時候才練，不過時間真的比較少了。(A3-0701-16)」



「因為你們當幹部了，所以行政的事變得比較多了？」

「對啊對啊，練歌真的就是回到家了有時間才練一下。(A3-0701-19)」

原來高二較少蹺課不是因為變得自律，而是已經練就一心多用的功夫。所謂盡量在好學生與社團間取得平衡，原來是這樣有趣的平衡。

「那二年級也是早上醒來不想上課，漫長的度過上課時間...」我好奇地問。

「並不會想上課，高一還會...上一下啊，跟同學喇勒一下啊，然後大家還是會把老師的話聽完。到高二就真的會挑課了，就真的很會挑課，像國文課，聽一下，生物課，聽，物理課，聽，化學課算了，英文課，做！做自己的事！之類的...(A3-0701-22)」

我曾經試著問他會不會認為自己的主業變成了「社團」？他也很有趣的給了我一個答案：「我覺得學習是主業。(A2-0700-64)」其實我也認為沒有什麼錯，那也是一種學習，只是和多數人不同罷了。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種學習方式無法被主流的價值所認同與允許。因而宿命地變成 KK 與外在人事物的對抗與拉扯，當他的理念越是被否定，越激起他捍衛自我價值的決心。

### 學業挫敗拋一邊，從社團裡重新站回制高點

「為什麼會著迷？」我問。

「畢竟社團就是，感覺就是很像一個家庭，你總是會想要在裡面佔有一席之地，被人家注意到，甚至是有被人家讚許的，會很努力的在這一塊發展。(A3-0404-91)」

每次與 KK 談到社團的大小事，他總能暢所欲言，也會如同老師般地教你一些專業知識或道理：

因為是音樂性社團，當說到舞台表演，他會像個節目導播般地說：

「星光(知名綜藝節目)。整個舞台的感覺比較好。覺得星光會刻意把整個舞台布置呈藍色，然後超偶(知名綜藝節目)會布置成白色、銀色。(A2-0401-17)」

「然後反而會讓人，就是，當你把他弄成銀色的時候，黑色就會多出來。例如說你整個舞台整體性來講好了。如果說我的舞台是藍色的，我的燈光是藍色的，那我觀眾席是黑色的，這樣看起來不會不協調。可是當我舞台是白色的，我的走道是白色的，但是我觀眾席是黑色的，那黑色那幕會特別突兀。就會覺得感覺有缺一個角。那是舞台布置的問題...(A2-0401-20)」

「就是當你攝影機這樣拍的時候，你就會感覺你攝影機只拍到了舞台跟走道，然後旁邊是缺角的，你不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完整的畫面。(A2-0401-28)」

關於社團內的領導接班，他會語重心長地說：

「走(音)得很離譜。就是現在好很多啦，慢慢被我們鞭策後好很多。可是剛進來的時候簡直是不像話，唱歌不能聽那種。然後後來還是讓他當上社長，就是，畢竟他是社長所以他表演絕對不能少。(A2-0401-111)」

「應該說我們選社長都會選一個領導中心。就是你能夠去領導，而不是說你適合去領導。適合領導跟能夠領導是不一樣的。(A2-0401-122)」

「你適合領導是，你站在一個領導位置上面你可以把整個位置控制得很好，你能夠領導是，我隨便把你丟到一個團體裡面最後都會是出來領導的那個人。(A2-0401-125)」

當 KK 說起「我們社團」時，跟說「我們班(高二的)」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同樣是他所身處的團體，前者的意義遠大於後者，那是一個會被看見、會被鞭策、

會被在乎、會被照顧的家。除此之外，學習活動規劃、學習舞台布置、學習領導以及伴隨而來的「名氣」，都讓他更加肯定自我的價值並且獲得意義與歸屬。

KK 的社團算是很活躍，每年需要舉辦的活動也很多，包括迎新、送舊、暑訓、社聯、成發等還有一個跨校的大型音樂性比賽，從這些活動中累積了許多成就感與自信。

「所以你高一跟高二的暑訓是你辦的。」我問。

「對，不過跟那個比賽比起來，暑訓不算什麼。說我是暑訓總召，遜爆了！(A3-1000-166)」

「所以在社團裡面，辦過算是比較有%數的？」

「對，不過現在還是很多學校會加入...會加我。(A3-1000-168)」抱著朝聖的心態。

「他們記得你？」

「對對對。那就會來請教一下，然後出去之後這名聲很好用...(A3-1000-170)」

「OOOO(比賽名稱)總籌？你們叫總籌還是主辦人？」

「我們叫總召。然後他們聽到就喔喔喔，驚訝。(A3-1000-172)」

在考試分數競逐的路上，KK 看不到自己的方向也遍尋不著其中的意義；或許有些師長會認為那是他暫時遠離現實的避風港，但不可否認的，在關起這扇門後，他才有機會開啓另一扇窗，重新找到未來的方向。

「他的導師不瞭解他，認為他參加社團都在『玩』。但 KK 說，他其實從擔任活動長這個職位，學到了帶領社員的技巧。因為未來想當企業高層，所以他覺

得現在參加社團對他幫助很大，但是覺得導師並不瞭解這點，且也不願意跟導師分享他的這些想法。」(晤談記錄 B1-13)

## 回到原點：學業真能拋一邊？

「我們公民老師是有這樣跟我講過，他覺得 maybe 你覺得你想的事是對的，但是最終你還是要去讀書，我自己也會這樣想。(A2-0700-9)」

「就是會不會覺得缺乏行動力？」我問。

「我們公民老師是有這樣講過啦，只有公民老師這樣講過，其他人不會這樣講。(A2-0700-14)」

「他覺得我最終還是要讀書的，而我現在並沒有在讀書。(A2-0700-19)」

升學主義雖是箝制台灣學生思想與正常學習的元兇，但它卻也是唯一的出路。想消滅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戰勝它！這是許多師長會給像 KK 這類學生最中肯的金玉良言。革命尚未成功，KK 仍須繼續努力。二上接近學期末的時候，他便開始找了堂哥來幫他補習，一週三次，主要是英文和數學。他覺得有人陪著效果比較好，讀書之餘還能一起罵東罵西，其實不錯。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約是二下初期吧，KK 還會問我：「你認為什麼是教育？」然後義憤填膺地告訴我教育應該是使人成爲人。直到升高三暑假的訪談，當我問起他還經常思考教育的本質這個問題嗎？他說他不想了：

「...恩，怎麼講，就是每活一天就會對這世界多失望一點。大家都覺得學生就是要考試，從來就沒有人覺得學生是為了要學習，所以，光這點就可以證明我沒有辦法改變什麼。(A2-0601-09)」雖然他說得對，但看到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這樣說，仍不免讓人遺憾。

「你現在跟之前感覺不太一樣，比較沈一點，熱情比較減少一點；之前感覺還會對這個世界，對這個體制有一些看法，會大聲疾呼一些東西，這次你好像比較不是那個感覺。你可能還是對那些事情不滿，但是表現出來的態度和之前不太一樣。下學期好像比較少看到你，我們第一次訪談是在一月多，你覺得你到下學期心境有改變嗎？自從 K 老師走了以後？」我訕笑地問。

「就是...我要講到危險心靈，就是他說，他原本以為他對抗的是一種實質性的東西，很明確的東西，甚至是很明確的一群人、一種觀念、一種思想，可是到最後他反而不知道他對抗的是什麼？說不定他對抗的只是他自己？(A2-0601-22)」不甚了解的我露出狐疑的眼神。

他試圖讓沒看過原著的我，能更瞭解侯文詠原意。用盡全力地解釋著：

「就是...他原本以為他是一群學生去對抗教育的一些...比較八股的思想，後來他在自己的學校被自己的同學排擠，他以為他們是一起要去對抗這些東西，結果他反而被自己的同學排擠，覺得他不正常，就是他的思想錯誤，差不多就是蠻絕望的。(A2-0601-26)」

「不不不，你也許覺得你是在對抗這個升學主義，但你覺得，其實某些原本覺得看起來開放、跟你有同樣想法的人，其實根深蒂固的還是升學主義。他們不自覺得就被影響了，也許你也是被升學主義影響而不自知。(A2-0601-39)」

「不是不是，可能你現在正在對抗升學主義這樣的東西，但是，就像是我跟我哥在聊的時候，我跟我哥一起罵升學主義，但是，某一天他還是會叫我去讀書。這已經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了。就算你知道他是錯，但是你不自覺得已經被他影響了。(A2-0601-43)」

「所以看起來好像在對抗自己，因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份。」我問。

「不是看起來好像，說不定你不知道你在對抗什麼？說不定你正在對抗的，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員。(A2-0601-48)」我也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懂，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憤慨。

爲了更瞭解 KK 的想法，我買了一本「危險心靈」用最快但仔細的速度試著去瞭解他的感受。故事結局看來並不圓滿、也不快樂，故事主角小傑爲了讓社會正視升學考試所撕裂與扭曲的社會價值，用他獨特的魅力掀起一股革命浪潮；縱使社會上多數人會心疼這個孩子，但最後卻也不能改變什麼。從我認識 KK 以來，他經常以書中的故事爲例來說明他的處境，不同的是他無法像主角一樣，因爲導師的不合理對待而發動革命，他只是一個平凡的高中生。

「理想終究是理想。人是自私的。所以說大家只是在彼此之間找到平衡點。(A2-0601-64)」他不耐地說。

## 現狀是一迫於無奈地回歸現實

好像也只能無奈。KK 在經過這些轉折的歷程，最後仍脫離不了升學的緊箍咒。他的無悔青春用在社團活動也用在與 K 老師的搏鬥裡...

其實班上許多同學都認爲老師的帶班方式不合理，但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沒必要跟老師過不去，讀書考試才是我的終極目標，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有些同學會搭上學期末轉組的順風車離開；只有 KK 在上學期末那個可以及早離開的機會選擇繼續留在班上，他說他的目的是想讓導師知道「不能忽視學生的權利和意願」。其實從他的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可以明顯看出「一類組」的傾向，但因爲導師多次向媽媽建議讓他轉組，如果就這樣走了，好像就是接受了導師的建議一般。在最後可以申請轉組的一天，我主動詢問他仍堅持留下，我想他是想長期抗戰吧！

無巧不巧，導師因爲一些個人因素二下不繼續帶他們班，學校安排了新的導

師，讓 KK 在與導師對抗的這場戰役中獲得面子上的勝利—未如老師的願轉組與裡子上的勝利—不必繼續與導師共處。這樣圓滿的結局誰能料想得到呢？令我意外的是，二下學期末快升高三的時候，KK 拿著轉組申請單主動來找我，他認為時間到了，差不多該走了，他決定由三類轉到一類專心衝刺，他的目標是成大與商學院有關的科系。我感到欣慰，終究他沒有賭上自己，「轉組」這個簡單的動作，在我看來，是頗具意義的第一步。時間到，差不多該讀書了！

「沒有，就覺得想那麼多幹嘛(關於教育的本質)，乾脆不要想了。想那麼多最後結論還是一樣的，所以笨蛋跟白癡在台灣是沒有什麼差別的。(A2-0800-124)」自己也知道，但還是嚥不下這口氣。

最後一次的訪談恰好是升高三的暑假，我好幾個月沒看到他了，除了學期末和他談轉組的短暫談話以外，這次再與他見面我看到一隻疲憊的老鷹。眼神依舊銳利，但卻收起鋒利的爪子。全身上下盡是無奈的氣息，起初談到他過去的愛情經驗還稱得上活力十足，即便說起幾段與女孩子的情感往來有許多受傷與不圓滿的地方，但我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生命的認真與無愧於心。前半段的暖身提供了後半段談論「現況」與「現實」時的預備能量，現在的 KK，又是什麼樣子呢？

「在懶啊！(A2-0800-83)」問到此時此刻的他，盡是傻笑與無厘頭。

「你現在已經是處於高三症候群了。」我這樣回應。

「呵呵，有嗎。(笑)為什麼？(A2-0800-118)」

「就是變笨啊。」我說。

仍舊期待下一段感情的他，透露著縱使有千百個不願意(面對學測指考)，但又無可奈何。暑假的生活是，睡到中午、補習，偶爾和學妹出去唱歌，參加學弟妹的暑訓。他將這個暑假(暑期輔導之前)定義為夾縫中的喘息空間，這是他唯一可以休息一陣子的時間了。

「其實在這時候差不多就要收心了，可是人是有惰性的。(A3-1000-316)」

## 第二節 我與我的冒險

我是誰？他與一般青少年不同，當問及他對自己的瞭解時，他總能侃侃而談，很清楚自己的個性，對未來的方向也很明確——他知道自己要什麼。他總是能清楚地記得過去的自己是什麼樣的形象，也努力地維持自己深信不疑的「意義」與「價值」，他雖然一直在保持原來的自己，但另一方面也逐漸在變成「某個誰」，某個他希望成爲的樣子。

### 桀傲不馴的老鷹

「他的眼神很專注，就像老鷹一樣。(A1-0102-59)」KK的小學老師曾經若有所思的這樣說。我想這是一個最貼切的形容。他的「傲」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質，或許自小的高峰經驗(聰明、成績好、受老師喜愛)成就了他的自信，也或許這是他以父親爲榜樣的結果。他就如同盤踞在懸崖峭壁間的老鷹一般，總是「習慣」站在制高點俯瞰這個世界，畢竟，這是他的生存之道。

「因為我向來覺得我自己沒什麼特別的啊。高中以前我會覺得，很多人說我特別，但也許我只是稍微那麼特別而已。一直到高中我覺得，我非常的特別。因為它讓我看到，原來『X高中學生不過爾爾』。(A1-0300-551)」在談到X高中這個環境給他的影響時，他不假思索地這麼說。

即使考試成績在學校是墊底，但他仍不畏懼面對大學的考試，也對於自己的學習潛能頗有信心：

「可能是我向來對自己都很有信心吧。(A1-0104-297)」

「你是說在成績這方面嗎？」我問。



「任何方面。比如說我國小的時候有點自卑，國中開始有點自信，但我覺得還是很多方面沒有辦法做好，比如說我沒有辦法站上舞台，因為我總覺得會有一種畏懼感，甚至到高一都還覺得；可是慢慢的我會開始培養自己健談、培養對自己的自信。所以你現在看到我啦，我國中是一個很內向、很 BLUE 的憂鬱小生。(A1-0104-299)」

即使面臨困境，他依舊盡可能地神色自若，若有人試圖挑戰他的自信，那可能會無功而返：

「那你覺得目前你在高中這個階段，學習上到底有沒有出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國中以前你可能都不需要懷疑自己夠不夠聰明，學不學得會這些課內的東西，可是現在你好像有了困難，所以你會開始懷疑這些東西嗎？」我希望瞭解他對自己在 X 高中能力的評估。不可否認，我似乎期待類似這樣的答案「這裡厲害的人很多...」。

「懷疑什麼？我會不會很笨之類的...(A1-0104-316)」我好像不小心挑動了某條敏感的神經，他帶有防衛地說。

「就是說當你高一遇到這個困難的時候，你怎麼解釋這個困難為什麼會發生？會覺得是我不夠聰明了嗎？還是說不夠努力嗎？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我試著委婉地重述。

「我覺得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原因，我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付出我的努力。(A1-0104-319)」他堅定地說，而我無言。

## 尋找意義的少年哲學家

「也可以說我很喜歡思考吧，我覺得思考很重要，思考會決定你將來會成為什麼樣子的人。(A1-0101-40)」這是他奉為圭臬的重要價值。

第一次訪談像是一場驚奇之旅，KK 也是個擅長說故事的人，他的思考似乎停不下來，常有一些獨特的想法：

「...我會開始思考到這些問題是因為我的外公，外公在我三歲時過世，那時候我對死亡的感覺，就開始慢慢的會去想『什麼是死亡？』、『死亡的感覺是什麼？』、『人為什麼會死亡？』；甚至於藉由死亡我會想到人的一生、想到時間、想到空間，想到一些問題。大概一直到國小吧，我才真正的知道我想的這些東西到底代表什麼？我國小的時候有一次看了一個卡通，叫做『閃電霹靂車』，還蠻古老的卡通。我就看到那台車到了它的極限速度之後它就不見了，那時候我就再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它會不見？』...就是，時空轉換嘛！我就慢慢的去想到一些比較抽象的理念，我會覺得說，恩，這是我那時候想出來的一句話，『當一個物體速度快到這個時空沒有辦法表達的時候，我用表達這個詞，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那時候表達能力比較不夠，所以當這物體快到這個時空沒有辦法表達的時候，他就會延遲到下一個時空表達，所以說在我們看來就還是那個速度，但是到四度空間來看的話，它可能還是繼續在加速』然後...後來大概到國中吧，認識了一位叫做愛因斯坦的人...(A1-0101-17)」

如同蘇格拉底，他是個擅長問問題的人。

「恩，這樣講好了，你有沒有看過小叮噹，我問你宇宙中有兩點一點叫 A 點一點叫 B 點，你覺得從 A 點到 B 點最快的途徑是哪裡？(A1-0103-184)」

「直線吧。」用我僅有的物理常識回答。

「不是，他說不是，如果說它是一張紙的話，你把它折起來黏在一起，這就是它最近的距離。(A1-0103-187)」小叮噹(多啦 A 夢)真是小孩最好的老師！

「對喔，剛剛為什麼會說這個東西，是因為我覺得你從出生到死，就是 A 點

到 B 點，你不一定要經過一條直線，所以你不一定需要說我小時候乖乖的上學，然後乖乖的讀好書，將來有一個好的成就、固定的工作，然後有一個好的工作就存錢養老婆養小孩，然後供小孩好好的去讀書、找好工作，然後到後來退休然後開始養老、死掉。我覺得人生不應該是這麼樣的一條直線，你要達到你的目標不一定要經過這樣子的過程。像我的目標就是，我想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過我的生活，然後讓自己快樂。因為不管怎麼過，人生總有一天會死，死了之後你也帶不了什麼，但是你可以留下些什麼。對我來講我覺得我的人生需要讓自己快樂，並且真的在這世界上留下什麼，所以我覺得我不一定要經過，讀好書...那些事情，我覺得那不是我要的。(A1-0103-208)」

留下些什麼？對 KK 來說似乎很重要，接著他又繼續用另一個隱喻來說明：

「我喜歡用的，忘記是哪一個人用的比喻，就是當你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像你的地雷區一樣，你可以遵循著前人的腳步走，那你就可以確保你一定是安全的；當你不遵循前人的腳步走的時候，你可能就會踩到地雷，可是你就會讓人家知道那裡有地雷，而等到你真的成功的走出一條路的時候，別人就會跟著你的路走。(A1-0103-222)」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穩穩地去過完你想要過的人生，但是你真正想要去追尋的夢想需要是你靠你自己去創造的。就算他有可能會遇到危險，但它至少是有意義的。(A1-0103-228)」

「人生需要快樂與意義」這可能許多人步入中年後才恍然大悟的真理啊！

## 勇者無懼夢想家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想跟他比啊。在我印象當中他就是還蠻完美的一個人，就是體育又強、功課又好、又很健談，像我所有的成就他都做過了，顯得我沒有

什麼特別的。我功課好，我爸功課也很好啊；我田徑隊長，我爸也田徑隊長啊。之後我桌球才小有成就，然後我爸桌球強得跟什麼一樣，然後不管什麼運動我爸永遠都是在我前面的。(A1-0201-358)」

「我覺得一直以來我都是以我爸為標準去要求自己，超越我爸才值得。我也希望以後可以像我爸一樣做生意，就是我人生的目標主要就是在追逐我爸。(A1-0201-371)」

「KK 表示他覺得他可以平淡的過一生，也可以輝煌的過一生。說平淡的過一生是指當醫生律師那樣的高薪、高品質生活；而輝煌的一生是指像『比爾蓋茲』跟『愛因斯坦』。又說，他覺得要當像比爾蓋茲那樣的人，一定要很奸詐。他覺得沒有一個善良的企業家，是可以賺很多錢的，都必須踩在別人頭上才能前進。(晤談記錄 B4-146)」

除了成為企業家賺大錢以外，似乎更重要的是能被人看見、被人記得。如同他自己說的：「希望自己可以留名青史，300 年就不錯了。」或許除了超越爸爸的成就以外更重要的是，完成爸爸未完成的夢。

「然後從小我就很嚮往感情，我想那也是我努力的目標之一吧，我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情人。(A1-0103-151)」

「我覺得啊，我就像水一樣，你看它很安靜對不對？可是當談到海的時候，你可以聽得到海浪的聲音；當你看到溪的時候你可以聽到溪流的聲音；當你看到魚的時候你可以聽到魚的聲音。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安靜的人，我總是不斷地塑造我自己的形象，而且用不同的方式去發出聲音，去完成我自己想要去完成的目標。而且，有時候就是那樣默默的...，可能也不會讓人知道，但我一直都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過我自己的生活。(A1-0400-562)」

### 第三節 冒險路上我獨行

如果說成長是一種冒險，我想任誰都希望被支持陪伴，快樂或悲傷、成功或失敗都希望與人分享，特別是重要的那些人。十七歲的堅強，在武裝防衛的外表底下其實是獨立且依賴，若即又若離。

#### 寂寞十七歲的吶喊：尋找自我、挑戰權威

這是一個不被大人所理解的年紀，學生應該乖巧、學生應該聽話、學生應該讀書，這些看來簡單又容易的事情，對 KK 來說卻從來不是這樣。許多不被允許的事都是他樂在其中且認為重要的事：

「(媽媽/家人)就我來講管得還蠻多啦，但是已經慢慢的越來越放任。就是會唸可是不會干涉太多，或是直接介入或幹嘛的。(A1-0202-393)」

「那念的內容都是哪些？」

「我頭髮啊、成績還有他們一直覺得我有交女朋友，可是我覺得交女朋友又沒有怎樣，而且明明又沒有，然後就很煩。(A1-0202-396)」應該說是這時候(二上)沒有。

「他們會擔心你交女朋友？」

「對啊，然後就念我社團啊、愛玩啊、幹嘛的...，反正就愛念。(A1-0202-399)」

「念但是也不會限制你的行動就對了？」

「對啊對啊。他們也沒怎樣，反正就念而已。(A1-0202-401)」

「你還喜歡嗎？這樣的方式。」

「還好吧，一直以來都還好；一直到這個老師，我媽就受這個老師(K 老師)的影響。(A1-0202-403)」。

「她會全盤接受老師的話？」

「差不多，因為這就跟以前的她一樣，媽媽不覺得我們老師有點欺世盜名的感覺。就是家長都很挺她啊，在我們眼中就是老師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可能，距離的關係吧，我們離老師很近，所以可以看到她不是很好的一面，家長總是只聽到老師的片面之詞。當我們跟家長反應什麼，家長只是覺得我們只是討厭老師的管教、不想念書、愛玩什麼的...，我覺得那只是大人的主觀認定啦。太多事情都只是大人的主觀認定，不曾真正地去想過或看過。(A1-0202-405)」

KK 對於讀書與社團都有自己賦予的主觀意義，這些想法都來自他對教育制度的批判。大部分的時候他的想法不被一般大人所接受，包括導師、媽媽、姑姑、阿媽等。因為 K 老師認為他的「不乖」需要被輔導，也因為父親過世需要有師長「教導」，所以身為輔導老師的我安排了一位新進的諮商實習生與他晤談。KK 在晤談中曾經提到他與這些大人們的關係：

「KK 表示自己對於教育制度的想法很不被『大人們』所接受，像是他的媽媽、阿嬤、姑姑等等。提到他覺得導師一開始的想法跟他很像，認為考試好不代表成就高，但是後來發現導師還是以他自己的模式在『統治』整個班，讓越來越不喜歡他。當問及在此大圈圈下怎麼照顧自己的，回答說，不是每個人都會像諮商員這樣聽他分享，所以他學會『沈默』。也就是當導師或家裡的人在叫他好好唸書時，通常就點點頭，不再試圖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晤談記錄 B3-105)」

諮商員認為 KK 沒有特別嚴重的問題需要輔導，晤談一段時間後問及他在諮商裡的獲得為何，KK 表示：

「有一個時間可以讓他抒發自己的想法理念，感覺很棒。(晤談記錄 B4-142)」

而當諮商員進一步問他覺得自己還需不需要來時，KK 則說：

「這不只是一個讓他抒發想法的地方，而是藉由諮商員問的問題，讓他對自己一些內在的想法，但是不曾用口說出來的，然後說出來再重新做一次省思。」(晤談記錄 B4-170)

對他來說，生活中很少有願意認真聽他說話的人：

「KK 表示目前在學校有三個「大人」願意跟他談他的想法。第一個是某位教官，而跟教官談的時候，教官說話的比例較多。第二位是公民老師，與他談話時，比例是一半一半。再來是我（諮商員），大概有 70% 的時間都是在講。」(晤談紀錄 B4-281)

對 KK 來說，當頭髮、女朋友與社團這些 KK 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不被認同時，或許他能以不被瞭解來讓自我詮釋，也較能釋懷，但當觸碰到「權威」這條敏感的神經時，他卻難以忍受，與導師 K 老師的互動也不斷圍繞著這個議題打轉，那是一場難分勝負的肉搏戰，誰也不讓誰，最後結束對立的是「Time's up」的鐘聲：

## 與 K 老師對立的過程

KK 對 K 老師的感覺與想法是什麼呢？每次只要在訪談中間到這個問題，他總能滔滔不絕，大致上就是認為 K 老師的帶班方式過於權威與不合理，讓他完全不能苟同：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對他的感覺非常的差。就是如果說有一個你沒有辦法認同的人，但你講他會聽 maybe 他會認同你覺得自己是錯的。或者是說他認同你但他覺得他自己也沒有錯。這些都還可以接受。可是我沒有辦法忍受一個人，他明明就是錯的，自己為自己是對的，然後覺得大家都是錯的。這種人就是你賞他巴掌，他也覺得你幹嘛賞他巴掌？」(A2-0201-10)」

我請他舉些實際的例子：

「他(高一的導師)甚至於說你在我原則範圍內，我還可以幫你；那你碰到我原則沒有關係，你就回來就好，像是我蹺課被他抓到，他就覺得說，反正你蹺課嘛，那就記蹺課一次啊，以後不要這樣。不然他就通知家長，我覺得很合理啊。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but，K 老師是完全不同的，他會說你如果曠課我就給你操行零分，就莫名其妙啊。為什麼？校規明明就不是這樣(曠課一節扣操行 0.5 分)，你硬要這樣規定。你覺得這是必要的，我覺得這不是必要的，而且反而是你覺得你是要讓人家去遵守規定，但我覺得你只是讓人家逼不得已想要去接受這個事實而已。那我覺得這沒有必要。(A2-0201-28)」

「(登記遲到)反正就是七點二十登記一次、七點三十登記一次、七點四十登記一次、七點五十登記一次、八點再登記一次。(A3-0204-72)」...「然後晚到的人就是罰抄課文之類的...(A3-0204-75)」

「上課的時候，每天大概都有十分鐘上課是在管班務。然後上課都非常草率的帶過，我想說，你這樣算什麼老師？(A3-0205-91)」...「他會講說那個是不是應該要怎樣怎樣...然後就討論起來了，討論完之後他才肯上課。最高紀錄大概是五十分鐘都沒有上課。(A3-0205-94)」

「族繁不及備載」想再聽的話他可以說更多。面對這些不合理的班規或聖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KK 有他自己的應對方式：

「你知道 X 高中學生有時候就是不喜歡惹事...有時候真的除了嘆氣之外，也不能做什麼...；然後有時候就是擺明了我就是擺爛，他說要簽到，不簽就扶地挺身做十下，我就每天做給你看！十下對我來講算什麼？之前訓練(田徑隊)的時候是每天一百下那種！(A3-0205-84)」

我下意識地替他擔心如果老師知道你是故意的怎麼辦？



「他那麼討厭我，我不刻意讓他感覺到那就是我的失敗了。就是擺明了擺爛才有用。(A3-0205-101)」他不假思索地說。

「老師叫我們簽到，我到後來就是連名字都不想寫就畫一橫，到最後就乾脆不簽，有時候還給他搞怪一下，簽別人的名字、亂簽一些東西、時間給他亂寫...(A3-0205-106)」

我很好奇他的不合作會不會激起 K 老師更多的憤怒，事情永遠沒完沒了，也好奇 K 老師又會如何回應他的反抗：

「她有時候只能用歇斯底里來形容。每次莫名其妙跟你講話講一講，就#\$^& 我不知道她在幹嘛？自己跟你講話，講到激動處就超生氣，還會有動作出來，真的就是抓狂...摔東西...在辦公室裡，摔書啊之類的，她不會摔那種易碎物啦...(A3-0205-114)」

「那你都不動如山？」我問。

「我『青』她。(A3-0205-118)」

「那她怎麼辦？」

「繼續摔書。(A3-0205-120)」

「那怎麼結束？」

「自己找台階下啊，莫名其妙她就自己找台階下啊。我不在教室的時候，她就...講明白一點就是壞話，奇怪，我在教室的時候她為什麼不講？我在教室的時候她就會講一些很賤的話，她不會講那麼明。(A3-0205-122)」

聽著這些好像電影小說的情節，我真的想知道 K 老師認為需要輔導的 KK

有什麼樣的問題？

「(跟 KK 的媽媽說)他就說小孩以後沒用啊，考不上大學啊，畢不了業之類的。反正就這些東西啊...他上學期給我的兩個評語是什麼你知道嗎？『加強孝行，加強倫理』那都是強加他自己價值觀在我身上的佐證。(A3-0206-129)」

KK 一直認為老師與他的價值觀大相逕庭，他不在意他們之間是如何的不同，只是不希望老師強迫別人接受而已。

「一般老師不會，因為他們習慣了就是大部分同學就是...痞痞的，混混的。當然大部分老師都知道說，畢竟是 X 高中的小孩子，可是 K 老師完全不會這樣覺得。K 老師覺得你不讀書就是敗類，你以後就是沒出息，你以後就沒有工作可以做，就餓死街頭，不然就是去當工人。(A2-0204-77)」...「...老師說你進 X 高中就是為了讀書不然你要幹嘛？然後大家就會對對，沒錯。有時候除了嘆氣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A3-0204-79)」

KK 認為自己雖然不讀書，但說實在的他至少還是 X 高中的學生，要讀書還是有一定的能力。況且他不認為進 X 高中唯一的目的就在於讀書考好大學。無奈的是班上同學也知道這些道理，但大家不會與老師爭論，僅是點頭輕輕帶過。

聽著 KK 訴說這些與 K 老師不愉快，我開始想瞭解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一直以來，他怎麼扮演這樣的角色？

「這樣講好了，先撇開 K 老師的部分不談，你覺得你在老師眼中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整體來講。」

「我國小的時候跟老師的關係很好，老師覺得我是個乖寶寶，可是我不是。然後國中來講，老師覺得我還蠻叛逆的，可是我功課好，所以老師會覺得反正他功課好，而且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很偏差的行為。只是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照著

規定走。會小小的觸犯校規，但我就是不會很離譜。例如：像是學校規定很多東西...希望你就是可以專心讀書，我覺得我功課好就好了啊，我喜歡看小說是我自己的事啊，你幹嘛管？所以我常常就是會帶一些書啊，也會帶一些電器用品去啊，就是 MP3 之類的。比如說，就是規範那些不想讀書的人用的吧。我們老師就是知道會把我抓來罵一頓，然後其實自己也沒有什麼處罰，只是處罰就免了。(A2-0302-23)」

他知道自己一直以來都「不乖」，但也不是窮兇惡極。

「那高中呢？」

「高一老師就是覺得我只是不讀書而已。這也是一個不喜歡服規定的傢伙，但其實我也不會犯什麼錯。加上一條不愛讀書。(A2-0302-23)」

「一路上好像都跟讀書、成績有很大的關連。」我的意思是老師們好像習慣先從成績的好壞去認識學生。

「國小倒沒有。國中有。高中，高一老師還好啦。高一老師覺得你不想讀書就算了，比較沒有什麼關係。他是比較豁達的，他是覺得拜託你只要過就好了。甚至於你差一點點，那不然你怎樣怎樣我就讓你過。我覺得他人蠻好的。(A2-0302-35)」

「你跟老師不是那種很有距離感的就對了？」

「對啊。我不喜歡老師就一定要有什麼權威，老師也是人啊，我是覺得說沒有特別的偉大。(A2-0302-39)」

感覺上 KK 是那種不安於室卻又會適時回到正軌的學生，可以說是務實吧！也正因為這樣他認為自己沒有老師講得那麼糟，特別是當老師向媽媽告狀

時...

## 大人怎麼了？師生對立牽動 KK 與媽媽的關係

「他覺得我根本就不服倫理(A2-0203-60)」KK 斬釘截鐵地說。

「...譬如說對家人的關係，我覺得那是價值觀的問題，而且我覺得那是我家的事情。他可能會覺得我對我媽非常不好，我會覺得那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吧，我覺得我對我媽還不錯啊。那他就會覺得說我常會跟我媽吵架，我覺得跟我媽吵架是我們家的常態。我跟我媽常也是對事不對人啊。而且他根本就不瞭解我也不瞭解我媽。那他憑什麼跳出來挑釁呢？他根本就是路人，一點事情就不瞭解，然後就出面來解決這件事情。(A2-0203-62)」

KK 認為，他與媽媽的相處模式是他們家的「家務事」，不需要由外人插手。KK 認為媽媽是一個想法很單純的人，也很重視老師的話，老師不該去影響他們親子間的信任關係。

「媽媽從導師那邊聽說，會被死當很多科，可能畢不了業。然後導師也建議媽媽叫他轉一類組。聽到時覺得很生氣，覺得媽媽很容易人云亦云，加上他已經跟媽媽說過第三次，他不可能讓自己學業爛到畢不了業，所以覺得很不被信任。另一方面，還從媽媽口中得知，導師私底下說他在班上「人緣很差、抬不起頭...」。覺得很好笑，他覺得雖然跟班上同學想法不太相同，但是他不覺得跟大家處不好。所以就把老師的話當笑話。提到自己會在意別人怎麼看他，他舉例說自己會希望做媽媽心中的好孩子，因為媽媽是他唯一的親人，但是有時候卻又覺得自己做不到。」(紀錄晤談 B8-390)

記得那次老師跟媽媽說 KK 在班上人緣很差、抬不起頭讓他氣了好一陣子，除了他認為他不是老師講得那樣以外，更讓他難過的是這會讓媽媽對他失望。我

想這才是影響 KK 與媽媽的關係對重要的部分。一直以來他都很難從媽媽身上獲得肯定，除了品行以外，連他自己認為比較沒問題的成績，媽媽也經常認為沒他想像得那麼順利：

「媽媽到底覺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啊？」我問。

「恩...太自大。就例如說有一次小時候，人家打我就是先罵我，不爽，還打我就更不爽，我就踢他背包一下，然後他要回我的時候就剛好撞到背包，然後就咬到嘴唇，這事情也不是我的錯，純粹是意外...然後就去醫院縫了兩針，然後我媽就說是我的錯，要我跟他道歉。(A3-0801-4)」

「反正只要有打人就先說你錯？」

「對，反正，...我就想說啊人家先打我，我也有受傷，奇怪他自己咬到舌頭也是我的錯嗎？(A3-0801-9)」

「像我有時候就會跟她說，我國小的時候我就說我會考上 XX 國中，他就說那樣子會考上才有鬼，然後我就真的考上了；我國中的時候我說我會考上 X 學校，他就說，這樣就會考上？結果我就真的考上了...我現在說，我一定會考上我想要的大學，啊你們還不信，那我能說什麼？我說到的都做到了...你們還想怎樣？我已經證明很多次，我說到我都會做到。但他們就是死都不相信...他們永遠都覺得說，上次是上次，這次是這次，不能混為一談。(A3-0206-146)」

KK、媽媽與 K 老師感覺上就是一種維持恆定的三角關係；只要 KK 與老師持續的對立，老師就需要拉進媽媽來緩衝情緒，也將管教的任務交還媽媽；而當師生對立轉為親子間的爭執時，又是 KK 與老師另一個衝突的開端。

**異性關係是包覆糖衣的維他命—補足成長所需的養分**

「我也是，我超～級黏的！(笑)」(A3-0104-152)KK 樂在其中的說他是一個超級黏的男友。

仔細歸納他的人際關係模式會發現：雖然與 K 老師的對立有時會影響他的心情，但學校裡仍有些會聽他講話的大人，可說是他傾倒想法與情緒的垃圾桶，那朋友呢？

「(與朋友相處模式)就算說跟他很要好，但是他不會聽我也是不會講，就是男生，你知道有很多時候就是會嘲笑別人，好像出生就是為了嘲笑別人，所以就不會跟他們聊心事。(A3-1000-253)」KK 的想法有時細膩得像女孩子，或許多愁善感的一面不適合在充滿陽剛氣息的 X 高中展現吧。

「心情不好可能就打他們，然後他們就會打回來，打來打去就好了，就跟他們打架啊。(A3-1000-239)」「...可能就八他頭，跑給他追，就暗爽這樣。然後他可能心裡面就不爽，下一節課就換他八我頭，然後跑給我追，之類的。(A3-1000-244)」肢體的宣洩有時也不無小補啦！

印象中，除了高一同班的同學以外，KK 沒有提過其他同性的朋友，與其他關係比較起來，被重視的程度是有差異的。

透過聯誼、社團、網路、甚至是搭訕 KK 認識異性的管道很多元，有些關係是男女朋友、有些是社團學妹、有些是聯誼認識的、有些僅是過客；與 KK 討論這些異性關係對他的意義時，他認為，那些有名份的沒名份的異性關係應該是他不可分割的部份自我。其實關於異性的話題他一直不是很能具體區分每一個人在他心裡的位置。只知道對異性的好奇及想深入瞭解的渴望是一種自然的需求。

如果用一種隱喻的方式來形容 KK 的人際關係的話，我認為不聽他講話的大人是毒藥—有害無益，聽他講話的大人是止痛藥—緩解疼痛，打來打去的同儕是

安慰劑—無害也無益，但是有名份的沒名份的異性則是包覆糖衣的維他命—好吃又營養。

第一次訪談 KK 便主動拋出了關於愛情的話題，引起了我的注意：

「...開始慢慢的會接觸到感情的東西，所以我國中的時候就很在意女生，可以說我比一般的學生還要早去接觸到愛情這個話題，因為我周遭的哥哥姊姊，像我堂哥大我五歲、我堂姐也大我五歲、我還有一個堂哥大我六歲，甚至我姑姑他們的兒子大我十幾歲都有...，最大的大我十二歲，所以他們談的話題就會開始慢慢影響到我，那時候像我姊看的小說，我也會看，所以變成我比較早去接觸到他們的話題；然後從小我就很嚮往感情，我想那也是我努力的目標之一吧，我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情人。」(A1-0103-146)KK 如是說。

很少聽到一個大男生會說自己嚮往感情。「愛情」或說「異性關係」是 KK 唯一自認瞭解最少，但談論最多的話題。其實我從未想過要去問他的感情世界，可能因為不特別覺得這會跟自我認同有關，但是，受訪者總能帶領你往對的地方去。對他來說，這些異性關係的重要性可能遠大於其他人際關係，無怪乎在兩次訪談的一開始他都主動說了最近發生的那些女生的事。

第二次訪談我準備好了繼續深入瞭解他與 K 老師的關係以及社團的細節，但他劈頭就說了些我不太記得，但知道是關於某個女生的事。就在我還把注意力放在點菜與錄音器材時，混亂之中我隱約知道他在說某個女生，好像我們已經聊過很多次般，沒頭沒腦的我也不知道他想說什麼，以為那是一段現在進行式的關係，以為他想問我如何進一步交往，怎知他們早已無疾而終。

談到異性關係時的 KK 較少防衛，眼神也變得柔和與害羞，少了哲學家式追根究底的語調，取而代之的是純情少年的呢喃。說真的，相隔一張桌子的距離我常常聽不到他在說什麼，只記得我常常叫他大聲一點，有時候都快發火了。講 K

老師的時候我可是每一句咒罵的字都聽得一清二楚哩！

## 不得其門而入愛情

在與 KK 談到關於愛情的部分時，他提到了兩段感情的經驗，第一段感情他稱之為「尷尬的關係」，因為他和對方並未認定彼此是男女朋友，他也認為自己處於「還在追」的狀態，即使研究者認為已經有實質的親密關係，但 KK 個人仍不這樣認定。第二段感情則可稱之為「初戀」，女方大他兩歲是高三的學生(當時他高一)，一南一北的遠距離戀愛，只維持了四個月便劃上句點。

第一段感情的女主角 A 女讓 KK 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第三者」：

「應該說...更複雜，因為我不是那種會搶人家女朋友的。那時候是我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說她剛分。後來呢，追她追一追，她們兩個又復合了。就很糗！(A2-0102-21)」

但 A 女仍未結束與 KK 的關係，經常向他抱怨男朋友的事情，並表示她很想分手但男方不讓她分，這樣反反覆覆的過程讓 KK 很不是滋味：「...在我追她的時候，她們總共分了...剛開始第一次嘛，我問她有沒有男朋友那次，然後中間有一次，後來又一次...(A2-0102-36)」她就說她被逼啊，怎樣怎樣...反正她就說她們又怎樣了...反正就會來找我哭訴就對了。(A2-0102-39)」後來第三次 KK 與 A 女大吵一架，之後便沒聯絡了。

在這段「尷尬的關係」裡，KK 認為自己在 A 女心裡似乎不是那麼重要：

「雖然她(A 女)也不曾和他(A 女的男友)要好過，但就是她每次都來找我哭訴...就是她和她男朋友不好的時候，她就不想理我。(A2-0102-56)」

「應該說從來沒有好過，稍微沒那麼好的時候她會來找我哭訴，非常不好的



時候她就不想理人了。(A2-0102-59)」

「...她就是情緒一直很差到一個極點，然後她就跟我說『不要想說可以給我承諾，男生都是一樣的...』干我什麼事。為什麼要遷怒到我？(A2-0102-63)」

對於這段關係結束他自己的詮釋是：

「我覺得說，可能是男生跟女生...彼此之間看法不一樣，因為像是我覺得說我在聊我跟她之間的事情，她可能覺得我們是在聊天而已，她都沒有很在意。然後我就會覺得心理就很不是滋味。後來想一想那其實我也沒有必要啊，不要為這種事情...OK，都過了。(A2-0102-48)」

第二段感情 KK 稱之為：「就是一個男生和與一個女生傻傻的在一起，又傻傻分開。(A2-0103-117)」訪談過程中看得出來他原本對這段感情是有期待的，只是最後仍迫於無奈而分手。

他與 B 女因為網路遊戲而認識，在成為男女朋友之前便見過面，後來真正在一起之後，KK 為愛走天涯的行徑讓他在班上有「泡麵王子」的稱號。因為相隔兩地 KK 與 B 女並沒有見過很多次面，但每次都是 KK 下南部找她，假日搭最早的一班火車再轉客運與她相會，再搭最晚的一班火車回家。對一個高中生來說，這樣一來一回光車資便超過 1500 元，自然平時就只能用泡麵裹腹。

辛苦的過程中，加上 B 女正面臨學測考試的壓力，非常需要 KK 的撫慰，有鑑於此，KK 也常壓著許多事情沒有溝通。後來，B 女甚至要求等他考完試再說(分手)，但 KK 自認為撐不下去，而提出分手。

KK 認為：「相愛容易，相處難。」原來兩個人交往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有太多問題需要克服。

「因為我覺得說，可能是男生跟女生...我現在這樣覺得啦，彼此之間看法不一樣，因為像是我覺得說我在聊我跟她之間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她可能覺得我們是在閒聊而已，不然就是一邊做別的事情，沒有很在意。然後我就會覺得心理就很不是滋味。後來想一想那其實我也沒有必要啊，不要為這種事情沮喪...OK，都過了。」

「我高一他高三。反正，就因為這樣吧，常常會有一些問題。可是，我們兩個都是魔羯座的，所以有時候會哽住。雖然很依賴對方，因為太依賴對方了，所以常常有一些問題就會哽在心裡面。(A2-0103-148)」

高一至今，KK 沒有再交往其他女生，原因是緣分未到，目前在他身邊的都是「爛桃花」，多半是學妹喜歡他，但他對人家沒有意思。



## 第四節 危險心靈不危險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心態、想法，逼到了一個懸崖邊上的位置，很可能一推就掉下去了。這種危險的感覺雖然埋在我們心靈深處，可是卻真實存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似乎都活在這種精神的壓迫裡面。」侯文詠 ([http://www.crown.com.tw/book/wenyong/aut\\_2\\_001.htm](http://www.crown.com.tw/book/wenyong/aut_2_001.htm))如是說。

危險心靈就是那種「若不...，就要...」沒有商量餘地的景況。KK 的狀況某種程度與危險心靈中的小傑類似。不同的是他會「回來」，會「適時地回來」。KK 會把自己推到懸崖邊上但不會再往前踏步或是久留，他的危險心靈不危險。

### 一切都與考試有關

「長大就是累積與擁有？或者，長大意味著不斷地失去？有沒有人想過，有可能監獄禁錮的只是無形的思想？能夠酷刑迫害的也不只是看得見的刑具？小學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如果一間間應該傳出學生嘻笑聲的教室，聽不到嘻笑的聲音；應該充滿健康活潑身軀的操場，看不到活繃亂跳的身影，那麼它跟長達十二年的監獄刑期有什麼差別？十二年的禁錮會怎樣改變一個人？如果那一對一對無精打采、死魚般的眼神讓人聯想到死亡的話，而孩子們逝去的那些閃耀著光芒的眼神，我們將要去哪裡憑弔？」侯文詠(2003)。

學校教育是長達十二年的監獄刑期？禁錮的對象是一種無形的思想？KK 認為自己深處於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呢？

「說說你對 X 高中的感覺好了，你已經待了兩年了。你對他的瞭解是什麼？」我問。

「瞭解喔。就是一所高中啊，一所飢渴男、宅男很多的高中。一個很腦殘的

學校，很莫名其妙。(A2-0501-4)」我不止一次聽他這樣說。第一次訪談他只願意承認「這是一所高中」，很莫名其妙。總有些形容詞吧？他說是「畸形」。但或許因為防衛也或許因為貶抑，他認為 X 高中非常普通。到了第二次訪談，謝天謝地他多加了些形容詞方便我理解。

「這所學校有沒有哪些地方好的？」我想知道他對學校的感覺是否都是負面的。

「社團很好玩啊，之後發現了很多聰明跟白癡其實沒有兩樣的人；看起來他很聰明，其實他是白癡；或是看起來他很白癡，但其實他很聰明。(A2-0501-7)」

「你說的聰明和白癡指的是智慧還是功課？」

「也許都有吧。雖然說功課很好，但其實他是個腦殘；或是說，他功課不好，但其實他想的事情很多。或者也許說，他根本就不會想事情，但是他看起來很聰明。(A2-0501-10)」

「那你是哪一種？」

「我是...表面上是個白癡，實際上也是個白癡。大概只有五歲智商吧。(A2-0501-14)」

## 自由與放任的拿捏

聽起來似乎間接在讚美 X 學校仍是臥虎藏龍的地方，但同時也諷刺 X 學校與一般世俗的眼光無異——只重視表面的東西。我們再繼續談到關於 X 高中裡他所感受到的教育，他舉美術課為例：

「反正就很亂啊，美術課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大家就是打混，然後隨便交個作業，隨便混過去。(A2-0502-33)」

「例如說他很常切入到藝術的觀點，什麼是藝術？藝術與生活，藝術與你，一些比較思想層面的東西。但是做的東西就反而是說，ㄟ，我們來做一個紙袋，他從來就沒有教我們應用技巧。ㄟ，你們自己去弄一個紙袋出來。我要的是什麼？從思想層面直接跳到作品。應該是思想，然後構思，然後實際去弄成一個設計圖的東西，然後教完應用技巧，之後再實際去模擬、練習，做出成品出來。(A2-0502-42)」這是他認為教學該有的層次。

「你會覺得他有點不負責任嗎？偷懶，或者說你覺得他的教法...」我感覺似乎是讓學生自生自滅。

「應該說 X 高中這個環境只能容許這個樣子吧。反正 X 高中的小孩子又不喜歡美術課，你聽課的時候有幾個人在聽就夠了，只要最後有幾個人交上來作品就夠了。就演變出了這個樣子，就是我教完了，你們自己去弄出一個作品出來。這中間完全不會想要跟大家互動...(A2-0502-52)」聽起來老師是一直在給，但不在意學生是否接收，給完責任就了卻。他提了另一個相反的例子——家政課：

「不不不，那是有啦，但我覺得那是次要的。像是跟人相處的東西啊，禮儀性的東西啊，還有思想層面的東西，還有男生跟女生思想有什麼差別，我覺得這些是我們切身需要知道的，這才是教育的意義啊！(忽然間拿麥克風在講話)然後，音樂，我覺得沒有什麼...老師對我們期望太高了，他覺得我們會從報告裡面學到東西，但其實根本就沒有。(A2-0502-60)」

「對你們期望太高，什麼意思啊？」

「他覺得我們自己報告，應該要很懂，可是其實很多人只是拿報告來玩，隨便交一交，有個分數這樣。(A2-0502-66)」

「他讓你們每個人去準備一個主題？」

「他們覺得我們的時間好像很多，什麼你們課餘的時間可以拿來做美術啊，可是其實大家都是去補習啊、去讀書啊，幹嘛的，然後有時間的時候就在休息，哪有時間管他的美術跟音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在 X 中這個環境裡面呢，發展不出來什麼美術跟音樂的。(A2-0502-69)」

「這跟老師的教法還是有點關係就對了。」

「沒有沒有，是 X 高中這個環境造成老師這個教法。(A2-0502-74)」

「不不不，不是太大自由度，他是說你們課餘去做，可是課餘根本就沒有時間，沒有課餘時間這種東西。(A2-0502-80)」

「(會不會是)讓你們自主，自主學習？」我試圖幫老師講點話。

「也許吧，他有時候會覺得功課什麼時候做呢？回家做，可是回家根本就沒有時間做他的東西。很像一個糟老頭在嘮叨了，怎麼辦？(A2-0502-83)」

KK 點出一個 X 高中很典型的問題，學生很聰明應該會懂，學生很厲害應該不用教。或許他們經常被這樣認為、被過度期待，也如同 KK 所言「沒有課餘時間這種東西」，即使在這樣的學校裡，補習和讀書仍然是生活重心——他們並沒有因為學術能力較佳而減少讀書考試。自由或放任，老師與學校拿捏的尺度往往在於一線之隔。

## 智商與性別比例的關連是？

「男校，沒有女生」這樣的環境對於學生的身心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呢？

KK 如是說：

「學校都是一群腦殘。...說，X 高中生的智商跟到場男生的數量成反比，跟到場女生的數量成正比，兩者會達到平衡。(笑)」(A2-0502-89)

「誰說的？」我問。

「我同學。大家都這麼認為，就是 X 高中生只要在男生堆裡面，男生越多就變越腦殘，女生越多就越變...如果男生跟女生一樣多就是原本的樣子，兩者會達到平衡。(A2-0502-92)」

很有趣的觀點！但或許也是他們的心聲，無怪乎如此熱衷聯誼。我好奇他們對另一所男女合校的高中有什麼樣的評價？

「比較沒那麼腦殘，沒那麼幼稚，沒那麼飢渴，比較正常一點。會變得比較成熟一點，釋放出他們紳士的氣質。X 高中的男生就完全沒有這種感覺。(A2-0502-107)」我想男女生比例一定的平衡，會讓彼此的性別特質相互制衡吧。至少對男生來說，不會那麼邈遠或是表露太多「本性」，至少形象會稍微顧到。

## 學校認同與自我認同

說到這裡 X 高中好像一無是處，KK 卻出乎意料地說：

「換一個方式說好了，就像是你平常在罵台灣有多爛有多爛，可是遇到釣魚台的事情的時候，你還是出來挺台灣。(A3-1000-267)」我露出一抹微笑。

不同於某些嚴重適應不良而休學、轉學甚至拒學的同学，他是在這裡生了根的。縱使有許多不快，畢竟這是他成長茁壯的地方，許多歡笑淚水都隨著記憶在這所明星學園裡駐留。不論他是 KK、他是十七歲的高中生、他是 X 高中生，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回首來時路，當他平心靜氣地整理這段時間的得與失時，他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我的成長在學習這塊是有缺失的，但說實在我也不覺得是我一個需要負責任，雖然不能說我完全沒有責任，高一的確太混，高二的確擺爛，自己還

是有責任的，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環環相扣吧。(A2-0701-68)」

「你是說因為成績不好，所以這兩年的成長跟學習會被成績拉下來嗎？」

「不會啊，我只是覺得成長，在學習這塊比較不足而已啊，並沒有覺得成長會因為這樣被拉下來之類的。應該說是學科方面有缺，但其他，不管是領導能力、規劃能力、跟人相處的能力、表達能力、思想方面我覺得我都成長了，成長不少。(A2-0701-72)」

「所以這段時間你還是有很多的獲得就對了。你覺得目前為止你的高中生活夠精彩嗎？」

「不夠。(A2-0701-78)」

「不夠在哪裡？」

「就算已經過得很精彩了還是會覺得不夠吧。(A2-0701-80)」

「你國中的時候有沒有幻想過高中應該是什麼樣子？什麼樣的高中生活是你想要的？」

「老實說沒有想很多。(A2-0701-83)」

「所以也沒有什麼憧憬囉？覺得高中的時候我就可以怎樣怎樣...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覺得高中之後我就可以去聯誼，可以學更多東西，好吧，最後一點的確讓我蠻失望的。(A2-0701-86)」

「更多東西是指什麼？」



「就像我剛才說的這是環環相扣的，如果說不是因為這樣的環境，我或許就不會那樣的混，或許改個環境...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自信說我一定不會很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像現在那麼混。程度上吧，沒有辦法擔保會多努力，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像現在那麼混。(A2-0701-89)」

他沒有多加解釋環境指的是 X 高中或教育大環境，但在當下我想兩者都有；「反對那些錯的，是不是代表我們是對的？(侯文詠，2003)」至少，KK 懂得反思，垃圾倒完了，收拾行李還是得往前走。他的危險心靈，不危險。

